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正十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然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馬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之上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佞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進虛空者兼羶羶爭馳馳之選踉位其空聞人足音楚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內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橫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樂鷄以鐘鼓故然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識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

知馬之中規鉤繩是國馬也以况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况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富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富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偽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魑魅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間真人之聲歎而不悅者乎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規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矣橫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橫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桂塞魑魅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竟然亦喜矣又况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大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聲歎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然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內外獲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導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違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腐齋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難此馬之上品也中規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罔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發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入去國之喻不待釋聲歎喉中之聲

褚氏管見狗馬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來為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既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臯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郵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聲之有遺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說略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容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馬或疑

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以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英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教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蕞非以有寡人久矣夫令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禍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美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官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

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威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鉞壇之官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曾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大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手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愛已偽矣偽則名張而競與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偽生於後民將以偽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偃兵亦无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具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

名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冠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僨也

呂註以知治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則愛民固官民之始僨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僨兵之義亦僨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官民之始僨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隳於錙壇則玩而觀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為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莫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

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况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為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之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僨兵為問愛民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為仁官之始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與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為之為故始不成也樓散則為器器成有美惡今雖欲為仁義皆不免於偽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為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錙壇習兵之所得於已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已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為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攔則民无天傷何必為義僨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

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遠問為義僨兵之要魚處濶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而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與皆由為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偽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隳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理则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此矣

虞齋曰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為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官之有意僨兵乃造之姦惡之成皆

1 10, 4 25

有迹故曰器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怒行而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錫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關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无得则无失故曰无藏逆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迁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宜為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慈莊而干酒肉其尊己薄人甚矣无鬼不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統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

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樂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己之真而武侯以為義偃兵為問因失義而後思為義困窮兵而後思偃兵違反其常宜真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為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為惡器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迁斯外戰矣况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觀天下之歸已得之不順於理皆藏迹也天所助者順迹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過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

備已誠以應天地而勿揆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為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天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